世家

吳 齊 魯 燕

史記卷之三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吳太伯世家第一

索隱曰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故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為家者也

吳太伯○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索隱曰國語云黄池之會晉定公使謂吳王夫差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是吳本伯爵也范甯解論語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爾●正義曰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

太伯弟仲雍索隱曰伯仲季是兄弟次第之字若表德之字意義與名相符則系本曰吳孰哉居藩籬宋衷曰孰哉仲

雍字蕃蘚今吳之餘暨也解者云雍是孰食故曰雍字孰我也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正義曰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王病託采藥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宋衷日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索隱曰荊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曰荊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

越此言自號勾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荊蠻顏師古註漢書以吳言勾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勾吳當如顏解而註引宋衷以為地名者系本居篇云孰哉居藩籬孰姑徙勾吳宋氏見史記有太伯自號勾吳之文遂彌縫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義藩籬既有其地勾吳何總不知真實吳人不聞別有城邑謂名勾吳則系本之文或難依信 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 徐廣曰在河東太陽縣 是為虞仲 索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左

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又論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為吳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正義曰柯音歌相音相匠反）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正義曰橋音橋驕反）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正義曰繇音遙又音由）周繇卒子屈羽立（正義曰屈居勿反）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索隱曰譙周古史考云柯轉）轉卒子頗高立（索隱曰古史考作頗夢）頗高卒子句卑立（索隱曰古史考云畢軫）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索隱曰春

秋經僖公五年冬晉入執虞公左氏二年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之遂伐虢滅下陽五年傳曰晉侯復假道伐虢宮之奇諫不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有二月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正義曰夢莫公反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正義曰中國之虞滅後二世合七十一年至壽夢而興大稱王杜預曰吳興烏程縣南也大凡從大伯至壽夢十九世索隱曰壽夢是仲雍十八代孫王壽夢二年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春秋唯記卒時壽夢二年當成公七年楚之亡大夫

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
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
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索隱曰左氏成二年曰巫臣聘齊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七
年傳曰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使於吳
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吳始伐楚伐
巢伐徐鄖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吳於是始通於中
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索隱曰春秋經襄三
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左傳曰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也二十五年
王壽夢卒索隱曰襄十二年經曰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曰壽夢計從成六年至此正一
十五年系本曰吳孰姑徙句吳宋衷曰孰姑壽夢也代謂祝夢乘諸也壽孰音扣近姑之言諸也毛

詩傳讀姑為諸孰姑夢是二人又名乘也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

索隱曰春秋經書吳子遏左傳稱諸樊蓋遏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公羊傳遏作謁次曰餘

祭次曰餘眛索隱曰左氏曰闕戕戴吳杜預曰戴吳餘祭也又襄二十八年左氏齊慶封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杜預曰句餘吳子夷末也按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但句餘或別是人杜預誤為夷末爾夷末惟史記公羊作餘眛左氏又穀梁并為夷末夷末句餘音字各異不得為一○正義日祭側界反眛莫葛反次曰季札索隱曰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眛也與季子同母者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為君季子猶不受謁請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季子皆曰諾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眛也立夷眛也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宜立者我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一以僚為餘

眛子為異耳左氏其文不明服虔用公羊杜預從史記及吳越春秋下註徐廣引系本云夷眛生光
引吳越春秋云王僚夷眛子今按系本吳越春秋並無此語然按左氏狐庸對趙文子謂夷末甚德
而度其天所啓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若以僚為夷末子不應此言又光言我王嗣則光是夷眛
子明僚是壽夢庶子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
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系本曰諸
樊徙吳也○索隱曰按在左氏襄十四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
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服虔曰宣
公曹伯盧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于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
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服虔曰子
臧負芻庶兄○索隱曰成十三年左傳曰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喪秋

貢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杜預曰皆宣公庶子也負芻成公也欣時子臧也十五年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杜預曰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也次守節杜預曰謂賢者不失節杜預曰愚者妄動也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義嗣○索隱曰君子者左丘明所為史評仲尼之辭指仲尼為君子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正義曰舍音捨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索隱曰左傳襄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是也十三年王諸樊卒索隱曰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左氏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

〔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以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索隱曰襄三十一年左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昭二十七年左傳曰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杜預曰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成七年左傳曰吳入州來杜曰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昭十三年傳吳滅州來二十三年傳吳伐州來則州來本為楚邑吳伐滅以封季子也地理志云會稽毗陵縣季札所居太康地理志曰故延陵邑季札所居栗頭有季札祠地理志云沛郡下蔡縣古州來國為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州來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休曰不入吳朝廷也此云封於延陵謂〕

國而羈之以菜邑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名則云延州來闕不知何故而為此言也

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周樂（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杜預曰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為歌周南召南（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王肅曰言始造王基也）猶未也（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也杜預曰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杜預曰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歌邶鄘衛（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賈逵曰淵深也杜預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

難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歌王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杜預曰王黍離也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服虔曰平王東遷雒邑杜預曰宗周殞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也○正義曰思音肆歌鄭賈逵曰鄭風東鄭是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與先亡也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索隱曰泱於良反泱泱猶汪汪洋洋美盛貌也杜預曰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太公乎三肅

曰言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服虔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杜預曰言其或將復興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賈逵曰蕩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其周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也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徐廣曰盟一作明駰案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杜預曰惜其國小而無明君○索隱曰一渢音馮又音泛杜預曰中庸之聲婉約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左傳盟作明故徐廣亦云一作明此以聽聲知政言其明聽爾非盟會也歌唐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杜預曰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服虔曰鄶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歌小雅杜預曰小雅小正亦樂歌之章曰美哉思而不貳杜預曰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也怨而不言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歌大雅杜預曰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杜預曰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杜預曰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杜預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賈逵曰言道備至也直而不倨杜預曰倨傲也曲而

不詘杜預曰詘撓也近而不偪杜預曰謙退也遠而不攜杜預曰攜貳也遷而不淫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酆武王居鄗杜預曰淫過蕩也復而不厭杜預曰常日新也哀而不愁杜預曰知命也樂而不荒杜預曰節之以禮也用而不匱杜預曰德弘大廣而不宣杜預曰不自顯也施而不費杜預曰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杜預曰義然後取處而不厎杜預曰守之以道行而不流杜預曰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杜預曰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箾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〇索隱曰箾音朔又蘇彫反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己以伐紂而致太平也〇索隱曰

箾（亦作箾字音爾亦讀爲箾又音胡暗反）見舞大武（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賈逵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曰聖人之弘也（賈逵曰弘大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服虔曰慙於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賈逵曰夏禹之樂大夏也）曰美哉勤而不德（服虔曰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索隱曰韶簫二字體變耳）曰德至矣哉大矣（服虔曰至帝王之道於韶也盡美盡善也）極如天之無不幬也（賈逵曰幬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黄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去魯遂使

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服虔曰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正義曰乃僤反在魯昭公八年欒施高彊二氏作難陳桓子和之乃解也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索隱曰按太史公自為一家事雖出於左氏文則隨義而換說以舍字替宿遂以宿字替戚爾戚既是邑名理應不易

令宜讀宿爲戚戚衛邑孫文子舊所食也聞鐘聲服虔曰孫文子擊鐘作樂也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辯若聞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畔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索隱曰按春秋左氏傳曰而又何樂此畔字宜讀曰繫樂謂聞鐘聲也畔非其義耳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王肅曰言至危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衛君獻公葬在殯未葬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況於鐘鼓乎適晉說趙文子索隱曰名武韓宣子索隱曰名起○正義曰世本云名秦魏獻子索隱曰名舒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服虔曰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家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杜預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吾子直服虔曰直不能曲撓以從衆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南一里即延陵季子掛劍之徐君也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弒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爲靈王索隱日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吳子過卒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餘祭立四年餘昧在位十七年系家倒錯二王之年此七年正是餘昧之三年昭元年經曰冬十有一月楚子麇

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孫卿曰以冠纓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于郟謂之郟敖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左傳曰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索隱曰杜預註彼云皆楚東鄙邑也譙周云酇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妄解者以麻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服虔曰雩婁楚之東邑○索隱曰昭五年左傳曰楚子伐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薳啓彊待命雩婁今直言至雩婁略耳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索隱曰春秋襄二十九年經曰閽弒吳子餘祭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公羊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合在季札聘魯之前倒錯於此弟餘眛立

王餘眛二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索隱日按春秋即餘眛十五年也昭十三年經曰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左氏具載詞繁不錄公子比棄疾皆靈王弟也比即子干也靈王公子圍也即位後易名爲虔棄疾即位後易名熊居是爲平王史記以平王遂有楚國故曰棄疾弑君春秋以子干爲王故曰比弑其君被弑此各有意義也四年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眛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眛之子僚爲王索隱日此文以爲餘眛子公羊傳以爲壽夢庶子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徐廣日世本云夷眛生光吳越春秋日王僚夷眛子與史記同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

還 左傳曰舟名餘皇○索隱曰討僚元年當昭十六年此二年公子光亡王舟事在左氏昭十七
年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 索隱曰左
傳昭二十年曰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杜預曰州于吳子僚也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
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是謂以客
禮接之 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 索隱曰此文以為諸樊子系本以為
夷眛子也 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
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
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
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
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 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索隱曰昭二一

十四年經曰冬吳滅巢左氏曰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人踵楚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地理志居巢屬廬江鍾離屬江南應劭曰鍾離子之國也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索隱曰左氏無其事一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正義曰兩都即鍾離居巢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服虔曰欲取國乃求勇士專諸賈逵曰吳勇士○索隱曰專或作剸左傳作鱄設諸刺客傳曰諸堂邑人也○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專諸豐邑人伍子胥初亡楚如吳時遇之於塗專諸方與人鬬甚不

可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申萬人之上胥因而相之雄貌深目侈口熊背知其勇士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索隱曰依左氏即上五年公子光客之是也事合記於五年不應略彼而更具於此也十二年冬楚平王卒索隱曰昭二十六年春秋經書楚子居卒是也按十二諸侯年表及左傳合在僖十二年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索隱曰蘩表及左氏僖止合有十三年事並見昭二十七年左傳使公子蓋餘燭庸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索隱曰春秋作掩餘而史記並作蓋餘音同而字異者或謂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賈逵及杜預幷刺客傳皆云二公子王僚母弟而昭二十三年左傳曰光帥右掩餘帥左杜註云掩餘吳王壽夢子又系族譜亦云二公子並壽夢子若依公羊傳為壽夢子則與系族譜合也以兵圍楚之六灊灊杜預曰灊在廬

汭六縣西南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服虔曰察彊弱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賈逵曰時言可殺王時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王肅曰聘晉還至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服虔曰毋老子弱專諸託其毋子於光也王肅曰專諸言王毋老子弱也○索隱曰依王肅解與史記同於理無失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語不近情過為迂回非也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

士於窟室杜預曰掘地為室也○索隱曰春秋經唯言夏四月左氏亦云弓子當別有書蓋不知出何書而謂王僚飲索隱曰謁請也本或作請左氏作饗王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音披○索隱曰劉逵注吳都賦鈹兩刃小刀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己素避之也○索隱曰詳音陽為如字左氏曰光偽足疾詳即偽也或讀此為字音偽非也豈詳偽重言耶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服虔曰全魚炙也○索隱曰劉氏曰匕首短劍也按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曰匕首也短刃可袖者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匈賈逵曰交專諸匈也遂弒王僚公子光竟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

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
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非
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杜預曰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復命哭僚墓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也○正義曰復音伏下同復位而待杜預曰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
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弒王
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索隱曰左氏昭二十七年曰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三十年經曰吳滅徐徐子奔楚左傳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封舒之事當是舒徐字亂又且疎略也王闔廬
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犁

其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嚭州犂孫也史記吳與吳越春秋同嚭音普美反以為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索隱曰左傳此年有子胥對耳無孫武事也四年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正義曰左傳云楚囊瓦為令尹杜預云囊之孫子常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索隱曰在左傳定二年當為闔廬七年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索隱曰言今欲果取伐楚可否也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

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索隱曰定四年經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是也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正義曰音陣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正義曰音古代反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服虔曰鄖楚縣鄖公弟欲弒昭王正義曰左傳云鄖公辛之弟懷也昭王與鄖公犇隨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索隱曰左氏無此事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

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㮣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㮣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㮣夫㮣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㮣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貞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正義曰括地志云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應劭云吳王闔閭弟夫㮣奔楚封之於堂谿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服虔曰鄀楚邑○索隱曰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杜預曰闔廬子夫差兄此以為夫差當謂名異而一人耳左傳又曰獲番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於是乎遷郢於鄀此言番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即其邑之大夫也十五年孔子相魯索隱曰定十年左傳曰夏公會

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鉏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是也杜預以為相會儀也而史遷孔子家云攝行相事按左氏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又使茲無還揖對盖是攝國相也

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

賈逵曰檇李越地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也檇音醉

越使死士挑戰

徐廣曰一作亶越世家亦然寅者以為人名氏乎騶案賈逵曰死士死罪人也鄭衆曰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杜預曰敢死之士也〇正義曰挑音田鳥反

三行造吳師呼自剄

左傳曰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〇正義曰行故郎反造千到反呼火故反剄堅鼎反

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

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〇索隱曰姑蘇臺名在吳縣西三十里

傷吳王闔廬指軍卻七里吳王病傷而死

索隱曰左傳云定十四年越子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也

云擧之攜李又云毀之姑蘇自為乖異杜預註攜李在嘉興縣南靈姑浮越大夫也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越絕書曰闔廬冢在吳縣昌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桐棺三重澒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員之口三千槃郢魚腸之劍在焉卒十餘萬人治之取土臨湖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索隱曰此以為闔廬謂夫差夫差對闔廬若左氏傳則云對曰者夫差對所使之人也澒音胡貢反以水銀為池王夫差元年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差二十六代且千歲○索隱曰按太伯至壽夢十九代諸樊已下六王唯二十五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索隱曰左傳定四年伯嚭為太宰當闔廬九年非夫差代也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山也○索隱曰賈逵云越地蓋

近得之然其地闕不知所在杜預以為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得為一且夫差以報越為志又伐越當至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中又按越語云敗五湖也**報姑蘇也**

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使大夫種**索隱曰鳥所止宿曰棲越為吳敗依山林故以鳥棲為喻左傳作保國語作棲

因吳太宰嚭而行成服虔曰行成求成也○索隱曰大夫官也種名也吳越春秋以為種姓文而劉氏云姓大夫非也○正義曰國語云越飾美女八人納太宰嚭曰子苟然放越之罪

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索隱曰過音戈寒浞之子澆所封國也猗姓國晋地道記曰東萊掖縣有過鄉北有過城是古之過國者也斟灌斟尋夏同姓賈氏據系本而知也按地理志北海壽光縣

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也又平壽縣云故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斟與鄩同滅夏后
帝相服虔曰夏后相啓之孫帝相之妃后緡方娠賈逵曰緡有仍之姓
也杜預曰娠懷身也逃於有仍賈逵曰有仍國名后緡之家而生少康服虔
曰后緡遺腹子少康為有仍牧正王肅曰牧正牧官之長也有過又欲
殺少康少康奔有虞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有虞思
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之於綸賈逵曰綸虞邑有田
一成有眾一旅賈逵曰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後遂收夏眾撫
其官職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眾撫修夏之故官憲典使人誘之
遂滅有過氏索隱曰傳云使女艾諜澆季杼誘豷遂滅過氏杜預曰諜候也復禹
之績祀夏配天服虔曰以鯀配天也不失舊物賈逵曰物職也杜預曰物物

事也今吳不如有過之疆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索隱曰此之七年魯哀公六年也左氏此年無伐齊事哀十一年有敗齊師于艾陵至繒杜預曰琅邪繒縣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

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索隱曰事在哀七年當夫差八年不應上連七年按左傳曰子服景伯對不聽乃與之非謂季康子使子貢說得不用百牢太宰嚭自別召康子乃使子貢辭之耳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為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索隱曰左傳騶作邾杜預注左傳亦曰邾今魯國騶縣是也騶邾聲相近自亂耳騶宜音鄒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索隱曰左氏作豢吳豢養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王肅曰石田不可耕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服虔曰顛隕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劓絕無遺也○索隱曰左傳曰其顛

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此即艾陵戰時也商之以興徐廣曰一本作盤庚之誥有顛之越之商之以興子胥傳詒曰有顛越商之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服虔曰鮑氏齊大夫○索隱曰左傳直云使於齊杜預云私使人致齊國屬其子據左氏又曰反役王聞之明非子胥自使也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服虔曰屬鏤劍名賜使自刎○索隱曰劍名見越絕書○正義曰屬音燭鏤音力于反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索隱曰傳云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梓檟相類因變文爾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索隱曰抉烏穴反此國語文彼以抉為辟又云以手抉之王慍曰孫不使大夫得有見乃盛以鴟夷投之江也○正義曰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

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句踐向
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越乃開
渠子胥作濤盪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猶
號曰示浦門曰鱔鮒是從東門入滅吳也齊鮑氏
弒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服虔曰諸侯相臨之
禮○索隱曰公名陽生左傳哀十年曰吳伐齊南
鄙齊人殺悼公不言鮑氏又鮑牧以哀八年爲悼
公所殺今言鮑氏蓋其宗黨爾且此伐在艾
陵戰之前年今記於後亦爲顛倒錯亂也乃從
海上攻齊徐廣曰上一作中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
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皋服虔曰橐皋地名也杜預曰橐皋在淮南
逡道縣東南○索隱曰哀十二年左傳曰公會吳
于橐皋衛侯會吳于鄖此并言會衛橐皋者按左
傳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懼謀於子羽子羽
曰不如止也子木曰往也衛侯本不欲赴會故魯
以夏會衛及秋乃會之爾所以太史公言其召魯
衛會于橐皋也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

鬷口槖皐縣名在壽春槖音托各反皐音姑逡音七巡反遒音才由反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杜預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賈逵曰惡其聞諸侯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服虔曰以絕口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為長杜預曰吳為太伯後故為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杜預曰為侯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與外傳同駰案賈逵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索隱曰此依左傳文按左傳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是趙鞅怒司馬寅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其勝乎杜預曰墨氣色下也國為敵所勝也又曰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也徐廣所云譜國語不與左傳合非也左氏書襄之代晉楚為會先書晉晉有信耳外傳即國語也書有二名也外吳者吳夷賤之不許晉中國或言外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内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索隱曰哀十九年左氏曰越人侵楚以誤吳也杜預曰誤吳使不為備也無伐吳事也二十一年遂圍吳二

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韋昭曰句章東海口外州也○索隱曰國語曰甬句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州也按今鄮縣鄮是其處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越絕書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之位越王候干戈人一蔂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王十七里○索隱曰左傳云乃盥越人以歸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其爲地名吳地記曰徐枕山一名卑猶山是也蔂音路禾反小背籠以盛土也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

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余讀春秋古文乃知
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
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
君子也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之
索隱述贊曰太伯作吳高讓雄圖周章受國別封於虞壽夢初霸始用兵車三子遞立延陵不
居光既篡位是稱闔閭王僚見殺賊由專諸夫差輕越取敗姑蘇甬東之恥空慙伍胥
蘇子古史曰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于國壽夢已下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
作春秋以蠻夷書之謂吳而不入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入者三楚始稱荊僖
元年書楚人文九年書楚子自是遂與諸侯齒而吳越終春秋不人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故
吾因春秋所書而推考三國得失之效以為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矣而無禮義以自將故

闔廬之後復亡而不救句踐之後固陋而無聞至於楚禮義雖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豈誣也哉

史記卷之三十二　吳興淩稚隆輯校

齊太公世家第二

正義曰括地志云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也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〇索隱曰譙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於呂子孫從其封姓呂尚其後也從後文王得之渭濱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蓋牙是字尚是其名後武王號為師尚父則尚父曾名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或封於申姓姜氏索隱曰地理志云申在南陽宛縣申伯之國呂太公所封亦在宛縣之西也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

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索隱曰譙周曰呂望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以漁釣奸周西伯正義曰奸音干括地志云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中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酈元云磻磎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為陣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跡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磻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磎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徐廣曰彲勑知反○索隱曰彲本亦作螭字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

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
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
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
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
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
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
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
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
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
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

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正義曰六韜云武王問太公曰律之音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九百步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管聲應當以白虎徵管聲應當以玄武商管聲應當以句陳五管聲盡不應無有商聲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也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索隱曰郡國志密須本東郡廩丘縣北今曰顧城密須姑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

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也）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然此文上下並今文太誓）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一作三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

續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群
公奉明水索隱曰周本記毛叔鄭奉明水也衛康叔封布采席索隱
曰周本紀衛康叔封布茲茲是席故此亦云藉席也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
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
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脩周政與天下
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
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東
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
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犂
明至國索隱曰犂里奚反犂猶比也又犂猶遲也萊侯來伐與之爭營

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
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
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
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正義
曰孔安國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召公奭命太公曰
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
土地疆境所至也○索隱曰舊說云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
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五侯九伯實
得征之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也齊由此得征伐為
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

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鄭玄曰太公受封留爲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冢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子丁公呂伋立徐廣曰伋一作及○正義曰謚法述義不克曰丁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毋立索隱曰系本癸公作祭公慈毋譙周亦曰祭公慈心也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索隱曰系本作不臣譙周亦作不辰宋衷曰哀公荒淫田遊史作詩以刺之也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徐廣曰周夷王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正義曰謚法彌年壽考曰胡胡公徙都薄姑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毋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索隱曰宋衷云其黨周馬繻人將胡公於貝水殺之而山自立也

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正義曰直厲反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也鄭玄云霍山在彘本秦時霍伯國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索隱曰系本及譙周皆作說字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索隱曰劉氏音神欲反系家及系本並作贖又上成公脫年表作說也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

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弒其君
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
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弒其兄隱公而自立
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
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
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
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
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
知鬭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
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

女弟也自僖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公羊傳曰搚幹而殺之何休曰搚折聲也○正義曰拉音力合反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索隱曰讓猶責也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徐廣曰年表云去其都邑○索隱曰春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左氏云違齊難也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賈逵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下三十五年會諸侯葵丘當魯僖公九年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不同者蓋葵丘有兩處杜意以戍葵丘當不遠出齊境故引臨淄縣西之葵丘若三十五年會諸侯求

葵丘杜又以不合在本國故引外黄東葵丘為註所以不同瓜時而往及瓜而

代服虔曰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

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

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虔曰為妾在宮也使之

間襄公王肅曰候公之間隙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

二月襄公游姑棼賈逵曰齊地也◇正義曰音扶云反遂獵沛丘杜預

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正義曰左傳云齊襄公田于貝丘墜車傷足即此也見彘

從者曰彭生服虔曰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為豕也公怒射之彘

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茀

三百正義曰茀非佛反下同茀主屨者也茀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

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茀茀曰臣
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示之創正義創音瘡乃信之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
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
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
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弒之而無知自立
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賈逵曰渠丘大夫也○索隱曰本亦作雍廩左傳曰雍廩殺無知杜預曰雍廩齊大夫此云游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遂襲殺之蓋以雍林為邑名其地有人襲無知賈言渠丘大夫者蓋雍林為渠丘大夫也雍
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雍林人襲殺無知告

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賈逵曰齊正卿高敬仲也○正義曰傒音奚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

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詳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涸竭故曰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曰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也]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

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賈逵曰堂阜魯北竟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也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徐廣曰開一作嗣也連五家之兵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索隱曰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七篇輕重錢也又有捕魚煮鹽法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郯○徐廣曰一作譚索隱曰春秋

魯莊十年齊師滅譚是也杜預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然北郯乃東海郯縣蓋亦不當作譚字

也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濟北蛇丘縣東北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何休曰土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也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徐廣曰一云已許之而背信殺劫也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

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杜預曰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正義曰完音桓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賈逵曰掌百工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

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弒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僖字皆作釐)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杜預曰不言城衛衛未遷楚丘武城縣南即今之衛南縣是也)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賈逵曰蕩搖也)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服虔曰民逃其上曰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

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也賜我先君履杜預曰所踐履之界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賈逵曰包茅菁茅包匭之也以供祭祀杜預曰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為辭責問楚也○索隱曰宋衷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為右涉漢中流而隕由靡逐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于西翟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陘杜預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左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夏楚王使屈

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杜預曰召陵潁川縣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韋昭曰方城楚北之阨塞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是也。索隱曰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則杜預韋昭說爲得而服氏云在漢南未知有何依據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左傳曰討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也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韋昭曰下堂拜賜也秋復會

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
者（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
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
奚齊卓子（徐廣曰史記卓多作悼正義曰卓丑角反）秦穆公以夫人入
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服虔曰晉
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
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正義曰與音預下同）獻公死國內
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
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
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

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地理志曰令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離聲相近應劭曰令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子亦作離字○索隱曰離枝音零支又音令祗又如字離枝孤竹皆古國名秦以離支為縣故地理志云遼西令支縣有孤竹城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毋日下謂之西荒也西伐大夏涉流沙正義曰大夏并州晉陽是也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正義曰卑音壁劉伯莊及韋昭並如字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正義曰左傳云魯莊十三年會北杏以來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之會六正義曰左傳云魯莊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是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正義曰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太子之位也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

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與桓公冢連隰朋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七里也）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正義曰卽雍巫也賈逵云雍巫雍人名巫易牙也）對曰殺子以

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正義曰管子云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正義曰刁鳥條反顏師古云豎刁易牙皆齊桓公臣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遠易牙豎刁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何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愛於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遂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即召反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壽宮蟲流於戶蓋以楊門之扇二月不葬也對曰自

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
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
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
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
姬徐姬蔡姬皆無子索隱曰系本徐嬴姓禮婦人稱國及姓今此言徐姬者然
姬是衆妾之總稱故漢祿秩令云姬妾數百婦人亦總稱姬未必盡是姓也桓公好內
服虔曰內婦官也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
索隱曰左氏作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
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賈逵
曰宋華氏之女子姓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

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字○索隱曰賈逵以雍巫為易牙未知何據按管子有棠巫恐與雍巫是一人也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群吏諸大夫也杜預曰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正義曰音古患反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歛殯徐廣曰斂一作臨也桓公十有餘子要

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皇覽曰桓公冢在臨菑城南七里所菑水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堈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六年春齊伐宋以

其不同盟于齊也服虔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正義曰賈逵云衛地也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正義曰音霸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

衆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索隱曰左氏作邴歜僕○正義曰左傳云乃掘而刖之杜預云斷其尸足也）庸職之妻好（正義曰國語及左傳作閻職）公内之宮使庸職驂乘（索隱曰左氏作閻職此言庸職不同者傳所云閻與職名也此言庸職庸非姓蓋謂受雇職之妻史意不同字亦異耳）五月懿公游於申池（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北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註曰申池海濱齊藪也）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

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横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王子城父攻殺之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弒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正義曰頃音傾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偪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

晉侯弟許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索隱曰成二年左傳曰臧宣叔衛孫桓子如晉皆主於郤克是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為中軍將賈逵曰八百乘六萬人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徐廣曰靡一作摩賈逵曰靡笄山名也○索隱曰靡如字靡笄山名在齊南與北地摩山不同癸酉陳于鞌服虔曰鞌齊地名也逢丑父為齊頃公右賈逵曰齊大夫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屨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

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
公為右軍絓於木而止正義曰絓胡卦反止也有所礙也晉小將
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
使頃公下取飲正義曰左傳云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周
父御左車菀茷為右載齊侯獲免也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
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
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
馬陵徐廣曰一作陘駰案賈逵曰馬陘齊地也齊侯請以寶器謝左傳曰賂
以紀甗玉磬也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杜預曰桐叔蕭君之字齊
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賈逵曰蕭附庸子姓令齊東畝服虔曰欲令齊

壟畝東行○索隱曰壟畝東行則晉車馬東向濟行易也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正義曰左傳云晉師及齊國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也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鞌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索隱曰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為王太史公採其言而書之此文不云授玉王氏之說復有所依聊記異耳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冢近呂尚冢子靈公環立靈

公九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爲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正義曰括地志云鍾離故城在沂州承縣界〕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索隱曰荀偃祖林父代爲中行後改姓爲中行氏獻子名偃〕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守城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爲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伐盟會〕今無故廢之君

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徙之東鄙也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徐廣曰盈史記多作逞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閒入晉曲沃為內應賈逵曰曲沃欒盈之邑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賈逵曰孟門太行皆晉山隘也○索隱曰孟門山在朝歌東北太行山在河內野縣西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賈逵曰晉邑六年初棠公妻好賈逵

曰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閒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為崔杼閒公以報怨服虔曰伺公閒隙○正義曰閒音閑又如字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為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宦者賈舉遮公從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

杼疾病不能聽命 服虔曰言不能親聽公命 近於公宮 服虔曰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 陪臣爭趣有淫者 徐廣曰爭一作扞 索隱曰左傳作扞趣此為爭趣者是太史公變左傳之文言陪臣但爭趣投有淫者耳更不知他命也 不知二命 杜預曰言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 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弒之晏嬰立崔杼門外 賈逵曰聞難而來 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服虔曰謂以公義為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 若為己死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服虔曰言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杜預曰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也 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服虔曰置之所以得

人心

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徐廣曰史記亦作箸臼是為景公景公毋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正義曰杜預云東郭偃東郭姜之弟也相崔氏成有罪正義云左傳云成有疾而廢之杜預云有惡疾也

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杜預曰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成彊怒告慶封（正義曰左傳云成彊告慶封曰夫子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能進矣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汝乃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朝也其妻及崔杼皆縊死崔明奔魯）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嫳攻崔氏（賈逵曰嫳齊大夫慶封之屬）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杼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慶封爲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

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服虔曰舍慶封之子已也生傳其職政與子
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氏相
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
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
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
僇崔杼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
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
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
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
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

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正義曰鄆鄆城也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正義曰茀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又曰彗息歲反若帚形見其境有亂也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正義曰祝音章受反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

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服虔曰東海祝其縣是也犂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夷○索隱曰鉏音卽餘反卽犂彌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

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索隱曰左傳云鬻姒之子荼嬖則荼母姓姒此作芮芮姒不同也譙周依左氏作鬻姒鄒誕生本作芮芮姁姁音五句反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也逐群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齊東鄙邑景公卒

皇覽曰景公冢與桓公冢同處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徐廣曰一云壽黔奔衛○索隱曰壽一作嘉三人奔衛○正義曰三公子公子駔陽生奔魯索隱曰左氏作公子鉏二人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杜預曰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也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服虔曰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偽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

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
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
昭子晏圉奔魯賈逵曰圉晏嬰之子八月齊秉意茲田乞敗
二相徐廣曰左傳八月齊邴意茲奔魯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
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
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
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槖中置坐中央發
槖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
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
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

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之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爲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曰齊邑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讙闡杜預曰讙闡在東平剛縣北○索隱曰二邑名讙在博城縣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也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弒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

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集解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集解徐廣曰年表云簡公壬者景公之子也簡公四年春

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集解賈逵曰闞止子我也○索隱曰左氏監作闞音苦濫反闞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集解杜預曰心不安故數顧也御鞅言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集解賈逵曰鞅齊大夫也○索隱曰鞅名為僕御之官故曰御鞅亦田氏之族按系本陳桓子無宇產子亹亹產子獻獻產鞅也君其擇焉集解杜預曰擇用一人也弗聽子我夕集解服虔曰夕省事田逆殺人逢之集解服虔曰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杜預曰逆子行陳氏宗遂捕以入集解杜預曰執逆入至於朝也田

氏方睦服虔曰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服虔曰使陳逆詐病而遺也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為陳氏所怨故與盟而請和也陳宗陳宗長之家初田豹欲為子我臣賈逵曰豹陳氏族也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齊大夫也杜預曰言介達之意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杜預曰終喪也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言我與陳氏宗疏遠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服虔曰違者不從子我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闞止也子謂陳常也子行舍於公宮服虔曰止於公宮為陳氏作內間也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

如公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索隱曰系本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尚豎兹子芒盈惠子得凡十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據系本昭子是桓公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彊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據田完系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唯稱四乘不云人數知四乘謂弟兄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然其昆弟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在不同入公宮不可還以四乘為八人添叔父為兄弟之數服虔杜預之失也子我在幄杜預曰幄帳也聽政之處也出逆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宦者禦之服虔曰閹豎以兵禦陳氏子行殺宦者服虔曰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服虔曰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成子遷諸寢服虔曰徙公令居寢也公執戈將擊之杜預曰擬其作亂也太史子餘曰服虔曰齊

大夫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杜預曰言將為公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杜預曰以公怒故也）聞公猶怒將出（服虔曰出奔也）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杜預曰言需疑則害也）誰非田宗（杜預曰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服虔曰會徒衆攻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也）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賈逵曰豐丘陳氏邑也）殺之郭關（服虔曰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服虔曰子方子我黨大夫東郭賈也）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杜預曰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出雍門（杜預曰齊城門）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

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左傳曰東郭賈奔衛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索隱曰徐音舒其字從人左氏作舒舒陳氏邑說文作𨛫𨛫在薛縣也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弒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索隱曰系本及譙周皆作驁誤也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徐廣曰年表云平公之時齊自是稱田氏○索隱曰安平齊邑地理志云涿郡有安平縣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索隱曰田會齊大夫廩邑名東郡有廩丘縣也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

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
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
齊威王彊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
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
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
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索隱述贊曰太公佐周實秉陰謀既表東海乃
居營丘小白致霸九合諸侯及溺内寵釁鍾蟲
流莊公失德崔杼作仇陳氏傳政厚貨輕収
悼簡遘禍田闞非傳渢渢餘烈一變何由
蘇子古史曰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世
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

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酈賈謝無異夫陳平賈謝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也而謂伊尹太公為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詭詐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為齊大夫塞門反坫身備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為甚哉管仲以為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之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坊為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為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喻取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嫡庶之禍遂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寵妻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宋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素矣

史記卷之三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魯周公世家第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譙周曰以太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謂周公○索隱曰周地名在岐山之陽本太王所居後以為周公之菜邑故曰周公即今之扶風雍東北故周城也諡曰周文公見國語）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群子（索隱曰鄒誕本孝作敬）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正義曰衛州即牧野之地東北去朝歌七十三里）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

子之因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正義曰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外城即魯公伯禽所築也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玄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孔安國曰璧以禮神圭以為贄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孔安國曰告謂祝辭史策祝曰孔安國曰史為策書祝祠也鄭玄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惟爾元孫王發

勤勞阻疾徐廣曰阻一作淹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孔安國曰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索隱曰尚書負為丕今此為負者謂三王負上天之責故我當代之鄭玄曰丕讀曰負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孔安國曰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孔安國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孔安國曰言不救則墜天寶命也救之則先王長有所依歸矣鄭玄曰降下也寶謂神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正義曰

璧直類反今我其即命於元龜孔安國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卜知吉凶者也馬融曰元龜大龜也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以俟爾命孔安國曰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馬融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孔安國曰不許不愈也屏藏言不得事神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孔安國曰占兆書也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王肅曰籥藏占兆書管也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孔安國曰我新受三王命武王維長終是謀國之道茲道能念予一人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玄曰茲此也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孔安國曰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

人開也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即襁褓古字少假借用之○正義曰襁闊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於背而負行葆小兒被也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孔安國曰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也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正義曰辟音避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

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徐廣曰一作穗穎卽穗也○索隱曰尚書作畝此為母義亦並通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徐廣曰嘉一作魯令

書序作旅也○索隱曰魯世家譯中意云周公嘉天子命於文不必作魯作嘉禾東土

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毛詩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毛傳曰鴟鴞鸋鴂也王亦未敢

訓周公徐廣曰訓一作誚○索隱曰尚書作誚誚讓也此作訓字誤耳義無所通徐氏合定其本何須云一作誚也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

豐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玄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父恭也○索隱曰豐文王所作邑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廟按豐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也使太

保召公先之雒相土鄭玄曰相視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

周雒邑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卜居

馬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禮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倍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也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匑匑如畏然徐廣曰匑匑謹敬貌也見三音窮窮一本作蘽蘽也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索隱曰經典無文其事或別有所出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

死藏祝策于府成王用事人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又與蒙恬傳同事或然也

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孔安國曰訓法度也治民震懼不敢荒寧馬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正義曰武丁也久勞于外為與小人孔安國曰父小乙使之久居人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也馬融曰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玄曰為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也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孔安

國曰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嘿二年不言言孝行著也鄭玄曰楣謂之梁闇謂廬也
言乃讙鄭玄曰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不敢荒寧嘉靖
殷國馬融曰寧安也至于小大無怨孔安國曰小大之政民無怨者言無非也
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尚書云五十九年其在祖甲孔安國曰
王肅云祖甲湯孫太甲也馬融曰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索隱曰按紀年太甲唯得十二年
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也不義惟王久為小人孔安國曰
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宮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
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于外
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孔安國曰小人之所依依
仁政也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也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王肅

（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孔安國曰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也）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 駰案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也）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徐廣曰衛世家云營丘欲襄成周然則或說爲言者不以成周爲洛陽乎諸侯年表敘曰齊晉楚秦其在成周微之甚也）以明吾不敢離

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正義曰括地志云周公墓在雍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索隱曰尚書武王崩後有此雷風之異今此言周公卒後更有暴風之變始開金縢之書此不然也蓋由史遷不見古文尚書故謬爾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徐廣曰一作簡駰案孔安國曰所藏請命策書本也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孔安國曰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也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鄭玄曰問者問審然否也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鄭玄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曰自今後其無繆

卜乎孔安國曰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正義曰孔安國云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成王改過自新遣使者逆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也王孔二說非也按言成王以開金縢之書知天風雷以彰周公之德故成王亦說郊天之禮以迎我國家先祖配食之禮亦當宜之故成王出郊天反雨不風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孔安國曰郊以王幣謝天也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徐廣曰築拾也駰案馬融曰禾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禮記曰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祭文王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

鄭玄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也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索隱曰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為周公其餘食小國者六人樊蔣邢茅胙祭也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有近乎簡易

民必歸之○索隱曰言爲政簡易者民必附近之近謂親近也伯禽即位之後有
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孔安國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
並起爲寇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徐廣曰一作鮮一作
獮駟案尚書作粊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索隱曰尚書作粊誓今尚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即
肸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於肸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
獮粊地名即魯卿季氏之費邑地名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
牿正義曰古毒反牿牛馬牢也今臣無傷其牢恐牛馬逸馬牛其風臣妾逋
逃鄭玄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也勿敢越逐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
孔安國曰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也衆人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無敢寇攘踰
牆垣鄭玄曰寇劫取也因其失亡曰攘魯人三郊三隧王肅曰邑外曰郊郊

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峙爾芻茭糗糧楨幹孔安國曰皆當儲峙汝糧使足食多積芻茭供軍牛馬馬融曰楨幹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傍○正義曰糗去九反楨音真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孔安國曰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無敢不及有大刑馬融曰大刑死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子考公酋立索隱曰系本作就鄒本作遒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索隱曰熙一作怡煬公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第又作夷世本曰煬公徙魯宋忠曰今魯國六年卒子幽公宰立索隱曰世本名圉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徐廣曰世本作微公○索隱曰系本潰作弗音沸鄒作微曰古書多用魏字作

微則太史公意亦不殊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索隱曰系本作翟音持角反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徐廣曰劉歆云五十年皇甫謐云三十六年子真公濞立索隱曰真音慎本亦作慎公按衛亦有真侯可通也濞系本作摯或作鼻音匹位反鄒誕本作慎公鼻也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正義曰許袁反又音許宜反後同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

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韋昭曰令不行則政不立）行而不順
民將棄上（韋昭曰使長事少故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
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唐固曰言不教
之順而教之逆）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韋昭曰言
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韋昭
曰先王之命是長令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誅之亦失不誅亦失（韋昭
曰誅之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
太子夏武公歸而卒（徐廣曰劉歆云立二年）戲立是為懿公
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正義曰伯我嫁反下同）與魯
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

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徐廣曰順一作訓○正義曰道音導順音訓）以爲魯後樊穆仲曰（韋昭曰穆仲仲山父之謚也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也）魯懿公弟稱（正義曰稱尺證反）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韋昭曰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韋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是爲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爲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徐廣曰表云弗生也○索隱曰系本作弗皇年表作弗生）是爲惠公惠公三十年晉人弒

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弑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索隱曰隱公名息系本名息姑初惠公適夫人無子正義曰適音的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索隱曰左傳宋武公生仲子手中有魯夫人文故歸魯生桓公今此云惠公奪息婦而自妻又經傳不言惠公無道左氏文亦分明不知太史公何據而為此說譙周亦深不信生子允徐廣曰一作軌○索隱曰一作允五忽反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賈逵曰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杜預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棠亭魯侯觀漁臺也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

祊及許田君子譏之穀梁傳曰祊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十一年冬公子揮諂

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爲君殺子允

君以我爲相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也隱公曰有先君

命吾爲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

而老焉服虔曰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杜預曰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

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爲子

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賈逵曰鍾巫祭名也

齊于社圃杜預曰社圃園名館于蔿氏服虔曰館舍也蔿氏魯大夫揮

使人弑隱公于蔿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麋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穀梁傳曰桓公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公羊傳曰周公廟曰太廟三年使揮迎婦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杜預曰始議行事也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賈逵曰申繻魯大夫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服虔曰為公設享讌之禮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

因命彭生搚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 正義曰施伯魯惠公孫 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 索隱曰屍亦作死字 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

公與曹沫會齊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韋昭曰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軍容公往觀之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賈逵曰黨氏魯大夫任姓見孟女賈逵曰黨氏之女○索隱曰左傳云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杜預曰孟長任字也非姓耳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服虔曰割其臂以與公盟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杜預曰梁氏魯大夫也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正義曰犖力角反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

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正義曰鄫田民反）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何休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正義曰鍼巫氏魯大夫也）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服虔曰鴆鳥一日運日鳥）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

子為叔孫氏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繼其祿也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正義曰未至公宮止於舅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奔陳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索隱曰系本名曰啓今此作開避漢景帝諱耳春秋作閔公也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賈逵曰卜齮魯大夫也宮中之門謂之闈○正義曰齮魚綺反闈音韋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

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索隱曰湣公之弟名曰申成季相之魯國以理於是魯人為僖公作魯頌）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閒于兩社為公室輔（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臣所在）

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爲成季其後爲季氏慶父後爲孟氏也釐公元年以汶陽鄪封季友賈逵曰汶陽鄪魯二邑杜預曰汶陽汶水北地也汶水出泰山萊蕪縣○索隱曰鄪今作費同音祕按鄪在汶水之北則汶陽非邑賈言二邑非也地理志云東海費縣班固云魯季氏邑蓋尚書費誓是其地季友爲相九年晉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徐廣曰卓一作悼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索隱曰晉地在平陽縣立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爲文公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

魯敗翟于鹹（服虔曰魯池也）獲長翟橋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服虔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舂猶衝）埋其首于子駒之門（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也）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鄋瞞長翟國名○正義曰鄋作䨎音所劉反瞞莫寒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杜預曰宋地名）獲長翟緣斯（賈逵曰喬如之祖）晉之滅路（在魯宣公十五年）獲喬如弟棼如齊惠公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按年表齊惠公二年魯宣公之二年）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服虔曰獲與喬如同時）鄋瞞由是遂亡（杜預曰長翟之種絶）十五年

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索隱曰此哀非謚蓋以哭而過市國人哀之謂之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俀徐廣曰一作倭　索隱曰音人唯反俀私事襄仲服虔曰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服虔曰叔仲惠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俀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正義曰適音的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宣公俀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

肱立（徐廣曰肱一作服）是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服虔曰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杜預曰襄仲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服虔曰歸父襄仲之子）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在傳作龍杜預曰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是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鞍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索隱曰經不書其葬諱言公如晉是諱之）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

離正義曰括地志云鍾離國故城在濠州鍾離縣東五里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服虔曰宣伯叔孫僑如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索隱曰宣成襄也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左傳曰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韋昭曰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軍三家各征其一○索隱曰征謂起

徒徒也武子爲三軍一卿主一軍之征賦故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正義曰生在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二十二年晉平七年吳諸樊十年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左傳曰毀也○索隱曰左傳云胡女敬歸之子子野立三月卒魯人立齊歸之子裯爲君徐廣曰裯一作袑服虔曰胡歸姓之國也齊諡也索隱曰系本作裯徐廣作袑袑音韶也是爲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服虔曰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穆叔不欲立索隱曰魯大夫叔孫豹宣伯喬如之弟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

長（服虔曰無母寡則立庶子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杜預曰先人事後卜筮義鈞謂賢等）今裯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杜預曰言其嬉戲無度）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春秋云七年三月公如楚）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左傳曰好以大屈服虔曰大屈寶金可以為劒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于章華與之大曲之弓既而悔之大屈殆所謂大曲之弓）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

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耻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索隱曰齊系家亦然左傳無其事）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鸜鵒來巢（周禮曰鸜鵒不踰濟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巢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師己曰文成之世童謠曰（賈逵曰師己魯大夫也文成魯文公成公）鸜鵒來巢公在乾侯鸜鵒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鬭雞（徐廣曰郈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杜預曰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鬭雞）季氏芥雞羽（服虔曰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坌郈氏雞目杜預曰或云以膠沙播之為芥雞）郈氏金距（服虔曰以金錔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服虔曰怒其不下已也侵郈氏之宮地以自益）郈昭

伯亦怒平子索隱曰系本昭伯名惡魯孝公之後稱郈氏臧昭伯之弟
會賈逵曰昭伯臧孫賜也○索隱曰系本臧會臧頃伯也宣叔許之孫與昭伯賜爲從父昆弟也
僞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
臧氏老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大臣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
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
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服虔曰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
大沂水出蓋縣南入泗水請囚於鄭弗許服虔曰鄭季氏邑請以五乘
亡弗許服虔曰言五乘自省約以出子家駒曰索隱曰魯大夫仲孫氏之族名
駒謚懿伯也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爲徒者衆衆將
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左傳曰鬷戾

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厥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賈逵曰懿子仲孫何忌)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爲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賈逵曰魯邑)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許齊臣高齕子將粟五千庾(賈逵曰申豐汝賈魯大夫)

十六斗為庾五千庾八萬斗○索隱曰一本于將上有貨字子將即梁丘據也齕音紇于將家臣也左傳子將作子猶子將言於齊侯曰群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服虔曰異猶怪也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內之道卒春秋曰宋公佐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索隱曰昭子名婼即穆叔子不知天棄魯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服虔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

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王肅曰示憂戚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服虔曰史墨晉史蔡墨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鄪為上卿至于武子文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適立庶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索隱曰系本並作述鄒誕作隸又系本遂產子家歸父及昭子子嬰也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曰器車服名爵號定公五年季

平子卒陽虎私怒因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為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服虔曰陽關魯邑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正義曰左傳云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杜預云受亂人故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服虔曰仲由子路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杜預曰墮毀也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

齊女樂孔子去孔安國曰桓子使定公受齊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十
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索隱曰系本將亦作蔣哀公
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七年吳
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
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
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
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
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
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
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

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閒（賈逵曰閒隙也）公游于陵阪（服虔曰陵阪地名）遇孟武伯於衢（索隱曰一本作衛非也左傳於孟氏之衢）曰請問余及死乎（杜預曰問己可得以壽死不）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杜預曰陘氏即有山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公元甲辰終庚午）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

其地有之三十七年悼公卒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於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曆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皇甫謐云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辛亥終辛未子顯立是為穆公索隱曰系本顯作不衍穆公三十三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壬申終甲辰子奮立是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丙寅子屯立是為康公索隱曰屯音竹倫反康公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丁卯終乙亥子匽立是為景公索隱曰匽音偃景公二十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子叔立是為平公索隱曰系本叔作旅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

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甲子子賈立是為文公索隱曰系本作歷公鄒誕亦同系家或作文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丑終丁亥子讎立是為頃公頃公二年秦拔楚之郢徐廣曰年表云文公十八年秦拔郢楚走陳楚頃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索隱曰說文郳邾之下邑在魯東又郡國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郳並音舒也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於下邑徐廣曰下一作卞○索隱曰下邑謂國外之小邑本或作卞邑然魯有卞邑與此不同為家人魯絕祀頃公卒于柯徐廣曰皇甫謐云元戊子終辛亥○索隱曰春秋齊又魯盟于柯杜預云柯齊邑今濟北東阿魯起

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濵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齗齗如也齗魚斤反東州語也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愧自守故齗齗爭辭所以為道衰也○索隱曰讀如論語誾誾如也言魯道雖微而洙泗之間尚誾誾如也鄒誕生亦音銀又作齗齗如尚書則齗齗是專一之義徐廣又引地理志音五龔反云齗齗是鬬爭之貌故繁欽遂行賦云涉洙泗而歔馬聖必長之齗齗是也今按下文云至于揖讓之禮則從矣魯尚有揖讓之風如論語言誾誾為得之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

而行事何其戾也

索隱述贊曰武王旣沒成王幼孫周公攝政負扆據圖及還臣列北面躬如元子封魯少昊之墟夾輔王室世職不渝降及孝公穆仲致譽隱能讓國春秋之初丘明執簡褒貶備書

蘇子古史曰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啄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詢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孫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然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一朝取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予嘗考之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

人將祖其託于祖者不意於誅也寧我知其意
而亦以懸咎焉其門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
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為猶根固矣不可以
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
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
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遂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
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適世而敗自是三
桓微散淩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
國相終始蓋以臣借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
自鑒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
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史記卷之三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索隱日召者畿內菜地奭始食於召故曰召公或說者以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召地分爵二公故詩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陽故言南也後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至宣王時邵康公虎其後也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何休曰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孔安國曰尊之曰君陳古以言之故以名篇君奭不

說周公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記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孔安國曰伊摯佐湯功大至天謂致太平也鄭玄曰皇天北極天帝也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孔安國曰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其不及二臣馬融曰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鄭玄曰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安國曰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也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孔安國曰高宗即位甘般佐之後有傳說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徐廣曰一無此几字駰案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於是召公乃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正義曰今之棠梨樹也括地志

云邵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邵伯聽訟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後人懷其德因立廟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索隱曰並國史先失也又自惠侯已下皆無名亦不言屬惟昭王父子有名蓋在戰國時旁見他說耳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二釐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蓋國史微失本謚故重耳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正義曰釐音僖是歲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為犬戎所弒秦始列為諸侯

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索隱曰謚法無鄭鄭或是名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索隱曰譙周云系本謂燕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傳設無所疑桓侯已下並不言屬以其難明故也按今系本無燕代系宋忠依太史公書以補其闕尋徐廣作音尚引系本蓋近代始散逸耳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桓侯七年卒系本曰桓侯徙臨易宋忠曰今河間易縣是也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立惠王弟穨為周王譙周曰按春秋傳燕仲父子穨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姞姓也系家以為北燕失之○索隱曰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

王乃是南燕姞姓而系家以為北燕伯故著史考云並燕是姞姓今驗左氏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齊伐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是南燕伯為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姞姞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正義曰予音與括地志云燕留故城在滄州長蘆縣東北十七里即齊桓公分溝割燕君所至地與燕因築此城故名燕留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為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

年秦師敗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

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索隱曰譙周云系家襄伯生宣伯無桓今檢史文記並有桓公立十六年又宋忠據此文補系家亦有桓公是允南所見本異則是燕有二桓公也

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

公立是歲晉滅三郤大夫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

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弒其君莊

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

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

誅姬宋索隱曰宋其名也或作宗劉氏云其父兄爲執政故諸大夫共滅之惠公懼

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

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索隱曰春秋昭三年北燕伯款奔齊至六年又云齊伐北燕一與此文合左傳無納款之文而云將納簡公晏子曰燕君不入矣齊遂受賂而還事與此乖而又以款為簡公簡公後惠公四代則與春秋經傳不相協未可強言也燕立悼公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閭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索隱曰王劭按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然紀年之書多是偽謬聊記異耳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知伯分其地索隱曰按紀年智伯滅在成公

二年地三晉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索隱曰按紀年成侯名載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索隱曰年表作釐侯莊孫廣云一無莊字按燕失年紀及其君名表言莊者衍字也是歲三晉列爲諸侯索隱曰按紀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爲諸侯與此不同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索隱曰林營地名一云林地名於林地立營故曰林營釐公卒索隱曰紀年作簡公四十五年卒妄也按匕簡公生獻公則此當是釐但立年又誤耳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索隱日系本已上文公爲閔公則湣夷隱同而上盤公之父又諡文公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

之因約六國為從長正義曰從足容反長丁丈反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為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為王索隱曰譙君即易王也言君初以十年即稱王也上言易王者易諡也後追書諡耳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為反間欲以亂齊孫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者也凡軍之所欲擊賊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間可得用也○正義曰使音所吏反間音紀莧反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

子之交乃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索隱曰按戰國策云子之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是也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正義曰瓚云秦以一溢為一金孟康云二十四兩曰溢鹿毛壽謂燕王徐廣曰一作厝毛又曰甘陵縣本名厝○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厝毛壽又韓子作潘壽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

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索隱曰大重謂尊貴也或曰禹薦益已索隱曰以已配益則益已是人名而經傳無其文未知所由或讀已為語終辭而以啓人為吏索隱曰人猶臣也謂以啓臣為益吏及老而以啓人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索隱曰吏亦謂臣也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索隱曰鄭玄云效呈也以印呈與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索隱曰顧猶反也言

噲反為子之臣也有本作噲者非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
百姓恫恐索隱曰恫音痛也民皆恐懼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
將攻子之正義曰市被人姓名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
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
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義曰飭音敕明父
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正義曰先後並去聲雖
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
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
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
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

之時不可失也索隱曰謂如武王成文王之業伐紂之時然此語與孟子不同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章子齊人見孟子○索隱曰五都卽齊也按臨淄是五都之一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索隱一北地卽齊之北邊也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徐廣曰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駰案汲家紀年曰齊人擒子之而醢其身也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徐廣曰噲立七年而死其九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索隱曰按上文太子平謀攻子之而年表又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又云子之殺公子平今此文云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則年表紀年爲謬也而趙系家云武靈王聞燕亂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裴駰亦以此系家無趙送公子職之事當是遙立職而送之事竟不就則昭王名平非職明矣進退參詳是年表既誤而紀年因之而妄說耳燕昭王於

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

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索隱曰按餘篇及戰國策並無聊字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為襄王惠王七年卒索隱曰按趙系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相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樂資以為即惠王也徐廣曰按年表是年燕武成王元年武成即惠王子則惠王為成安君弒明矣此不言者燕遠諱不告或太史公之說疏也韓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

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索隱曰今王猶今上也有作金者非也按謚法無金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正義曰趙東鄰燕西接秦境南錯韓魏北連胡貊故言四戰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索隱曰謂以五人而伐一人對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索隱曰鄗氏音火角反一音昊卿秦攻代正義曰今代州也戰國策云廉頗以二十萬遇栗腹於鄗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

大敗與此不同也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索隱曰人名姓也一云上卿秦及此將渠皆卿將官秦渠其名也國史變文而書遂失姓爾戰國策云慶秦慶是姓也卿其官耳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鉅鹿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索隱曰戰國策云廉頗以二十萬遇栗腹於鄗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與此不同樂閒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

和以將渠為相○索隱曰謂欲令將渠處之使和也趙聽將渠解燕圍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徐廣曰屬河間方城徐廣曰屬涿郡有督亢亭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索隱曰煖音況遠反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

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正義曰即相州鄴縣也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頴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徐廣曰出涿郡故安也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索隱曰徐廣云涿有督亢亭地理志屬廣陽然督亢之田在燕東甚良沃欲獻秦故畫其圖而獻焉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

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正義曰賁音奔王翦子亦虜
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
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索隱曰措交措也又作錯劉氏云爭錯也崎
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
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索隱述贊曰召伯作相分陝而治人惠其德甘棠是思莊送霸主惠羅寵姬文公約趙蘇秦騁辭易王初立齊宣我欺燕噲無道禪位子之昭王待士思報臨菑督亢不就卒見焚夷

蘇子古史曰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貉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燕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從衡之言說之自是兵

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至太子丹不勝忿
武而用田光樊於期首擊暴秦遂謀秦之所
不敢也

揚雄贊曰先王嘉盧居隱以撫天下之賢
者至而得之仇以復讎後世之所法也丹
報秦仇不思先王而法嚴仲子之不亦陋甚
乎況與將軍得罪亡入燕丹舍之不辜
荊軻之卒使斬函其首以為見秦之罪是
仇未報而先為秦報仇也禽南之負丹甚
不足恤也而負於荊軻義士之義之窮也
喜走遼東韓丹首以獻于秦卒不得為丈
子尚從
謹答耶